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王仲陪乡长吸着大烟，过足烟瘾后，拿起另一个保长放在桌上的手枪摆弄，随后挥手一枪将乡长打死，王仲的卫兵也结果了乡长的卫兵，与此同时，房上的机枪一齐开火，将乡长的人马全部消灭了。

王仲战绩卓著。最著名的是彭村战役。1944年6月23日拂晓，日伪军500多人从东、南、北三面（村西是深沟）扫荡彭村，村内有步枪100多支，轻机枪2挺，掷弹筒1具，王仲带领民兵进行防御。日军4挺机枪架在村东土冢

39 王仲惨死

上向寨里扫射，民兵用掷弹筒消灭其中一个机枪手，周围村庄的民兵闻讯赶来助战，结果是敌人遭内外夹攻，死伤百余人。

王仲更是宁死不屈。1945年1月9日夜，梅协司令部电话骤响：“报告司令官，刚得到情报，王仲的抗日支队主力今天拉到嵩山配合皮定均作战，在游击队驻地彭村，只有王仲少量武装。”这是木村的报告。

梅协听了很兴奋：“命令：你迅速带领县城皇军两个中队向河南（洛河以南，也称洛南）进发！沿途通知各据点皇军、皇协军一并进发！务必突袭成功，拿下彭村，活捉王仲！”

电话另一边的木村极度亢奋：“哈依！”这时的木村已经变态，光想着杀人，杀人时他就有种报复的快感。他恨死海严了，是海严让他活得不像个男人。他也恨梅协，不是梅协派他去汤陵找什么神物，自己也不会碰上海严！听见枪声，看到战火，木村就想杀人。

木村放下电话，兴冲冲地集合队伍，乘汽车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。至1月10日凌晨，包围彭村的日伪军已集结了500多人。

木村的情报确实准确，这时候王仲的手下只有20多个民兵。彭村寨墙被炸开后，敌人蜂拥而入，王仲与民兵只好躲到寨内地洞里，其中有王仲的两个

儿子：一个12岁，一个8岁。

地洞很隐蔽，但是没有出口。很快地洞就被敌人搜到了，敌人将洞口围住。木村决心活捉王仲，日军、皇协军在洞外不断喊叫：“王仲出来投降吧！”“皇军不杀王仲！”“贾勋等着接见你呢！”“贾勋要请你吸大烟呢！”在敌人的胁迫下，村民也在喊。然而，洞里始终没有任何回音。

于是，木村把王仲的哥哥和侄子抓来，逼他们下洞劝降，但是二人下洞后与王仲坚定地站在了一起。

形势危在旦夕，王仲他们已无路可逃。王仲拉着两个儿子，对大伙说：“你们谁愿意出去就出去吧，我王仲誓死不投降！”

大伙说：“咱们死也要死得有骨气！我们都不出去！”

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，木村失去耐心了，看劝降不成，就下令放火烧了王仲的房子，并向洞内扔手榴弹，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，并将洞口封死。

洞内空气越来越少，先是两个孩子窒息而死。王仲悲愤至极，拔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。

敌人撤走后，乡亲们将洞口扒开，里面惨不忍睹：除一人幸存外，其余人员全部死亡。

转眼到了腊月十八，是杨春娶媳妇的大喜日子。

无论哪朝哪代，无论哪个国家，对一个家庭和家族而言，子女婚嫁都是最隆重的事，因为这关系到子女及其后代的一生，关系到父母亲的地位、荣誉和尊严。更何况，杨春是贾司令的副官，是整个邙山上享有盛名的飞毛腿大侠，而且他娶了赵沟村有名的漂亮妞，婚礼肯定是要讲排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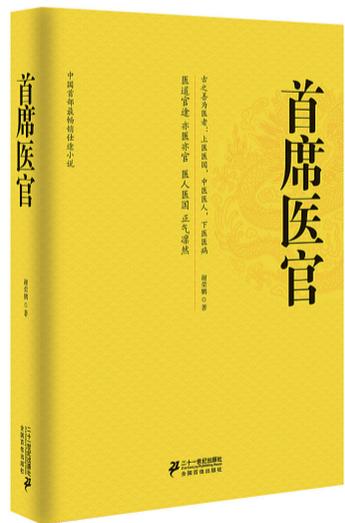
赵玲的嫁妆头一天就被婆家抬了过来。嫁妆十分丰厚：红木箱子、红木床、红木化妆台、红木桌椅，这些都是海严精心为妹子打造的。另外，赵家还陪送了八床新棉被，都是绸子面和缎面的。

迎娶仪式非常隆重。

早晨天刚亮，杨春在本家一对俊秀夫妇名为“娶客”的引导下，带上八面龙凤旗，一班响器，两匹大马，一乘花轿，数辆马车，还有四根大铤，沿着六龙岭，朝赵沟走去。杨春骑着他的大红马，梳着分头，身穿中山式棉制服，胸前披挂一朵大红花。

在一行人中，抬轿子的统一戴着瓜皮帽，帽子上都有一颗红珍珠，一律穿着马裤；肩扛铤子、手拿鞭炮的，一律戴礼帽，着长衫。在去赵沟的路上，迎娶队伍逢石碑、庙、大树，必须贴在上面“花红盖之”的红字条——这是迎娶新娘的风俗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冯玉琴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，她对邵海波还是有点儿印象的，就是那位和曾毅一起帮自己推拿缓解痛苦的医生，看样子和曾毅关系不错。她点了点头，然后轻轻一挥手。

唐浩然知道这是同意了，然后轻轻退出书房，下楼接人去了。

“给冯厅长复诊？”邵海波得到消息，就从椅子上一下跳了起来，“你说唐秘书点名让我去？”

曾毅点头：“你赶紧准备一下吧，唐秘书马上就到，晚上可能冯厅长还要留

34 宠辱不惊

咱们吃饭。”

“我这就去准备！”邵海波有些激动，便朝办公室快步走去，走到门口，他突然又猛地转过身来，“你说冯厅长要请吃饭？”

“可能，只是可能！”曾毅说。

“那我是得……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”邵海波一转身，撞在了门上，出门后他在外面大喊，“小王，快给我准备一个出诊用的工具箱，血压计、温度计，全都给装上，要用最好的。”

曾毅笑着摇头，没想到平时一向淡定的师哥，今天竟是如此激动。

半个小时后，唐浩然来到省医院，曾毅和邵海波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邵海波的两只手各提了一个大箱子，曾毅要帮着提，他死活都不肯，说是怕曾毅毛躁，摔坏了里面的设备，会误了给冯厅长复诊的大事。

司机跑下来帮邵海波放东西，唐浩然则和曾毅站近了说话：“曾老弟，说实话，我这个当老哥的现在都有点嫉妒你了。我跟了方书记这么多年，可从没见过冯厅长主动请谁吃过饭。”

曾毅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别人不清楚，唐老哥你还不清楚吗？咱们这些为领导服务的，看起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实际上却是如履薄冰。你想想，要是前几天我把冯厅长的病治坏了，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？”

这一句话说到了唐浩然的心里。

他这个省委书记的大秘书，走到哪里都是风光无限，可暗地里他下了多少功夫没人看见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前两天曾毅报到的事，就差点儿让他翻了船。

“曾老弟是个聪明人啊。”唐浩然叹道。

“你我之间，还用互相吹捧吗？”曾毅笑了笑，“快走吧，免得冯厅长等着急了。”

“是，正事要紧！”唐浩然拍了拍曾毅的肩膀。今天只是寥寥几句话，却让他对曾毅又高了几分，如果说上次在派出所里曾毅是处变不惊，那这次就是遇宠不骄了，自己在官场里历练多年，也未必能有这种心态。

邵海波在一旁也是暗暗吃惊，这才几天的时间，师弟竟然和省委书记的秘书称兄道弟了。看来自己以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曾毅将来的成就必定远在自己之上。

省委大院位于荣城的中心——解放大道，这里不仅地理位置上是中心，而且是整个南江政治和权力的中心。

车子驶入解放大道后，立刻就能感觉到庄严肃穆的气氛，路上所有车子都自觉地放慢了速度，不敢鸣笛，不敢变道，静静地向前穿行。

马路的两边是两排整齐的白玉兰树，挺拔苍翠，姿态不凡。两人一组的民警，就在绿荫道上巡逻。路上还停着多辆警车，有警察坐在里面，他们手里

拿着对讲机，目光警惕地盯着过往的车子和行人。

在一道站有四名持枪武警的大门前，车子稳稳地停了下来。一名腰间别着手枪的武警少尉快步上前，看了眼车牌，发现是省委机关的车，但还是盯着贴在车子挡风玻璃上的特别通行证仔细查看。

“啪！”少尉来到驾驶位一侧，行了一个很标准的军礼。

司机常来常往当然知道规矩，很配合地放下车窗玻璃，让少尉可以清楚地看到车里的情况。

在确认没有异常情况，少尉才抬手示意通行，大门的栏杆随即抬起，小车驶入院内。

看到邵海波有些紧张，唐浩然说：“这是例行检查，谁来都是这个样子。”

车子穿行时，刚好碰到一队刚交完岗的武警士兵，整齐地排成一列，朝着大院侧面雄壮威武地走了过去。

在大院里拐了几个弯，车子来到一座古朴庄严的小楼前面，这便是南江省委的一号楼，方南国就住在这里。

曾毅还是很泰然自若，下车后只抬头看了一眼小楼，便站在那里不言不语，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。

邵海波则明显有些拘谨，下车的时候，差点儿摔倒在地。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